

论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及其意义

方 永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方 永(1967-), 男, 湖北郧县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宗教学博士, 主要从事伦理学和宗教学研究。

[摘 要] 个体性思想是理解尼布尔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关键所在。尼布尔明确地把个人道德与集体道德区分开, 并强调个人道德高于群体道德, 其背后的思想就是他的个体性思想。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是他为基督教的福音个人主义进行辩护的结果, 这一辩护是在现代思想的深刻批评中进行的, 也为他建构新教的社会伦理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个体性; 他者; 福音主义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41-06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是一个福音主义者, 为福音的个体性精神辩护构成了他的思想的始终如一的主题的一个方面。他不断地强调: “在个人道德和群体道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1] (第 xi 页), 耶稣的伦理“对个人来说是可能的, 对群体来说是不可能的”^[2] (第 211 页), “个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个人与上帝的戏剧化的相遇, 导致个人与上帝对话”^[3] (第 62 页)。从尼布尔的整个思想来看, 他用来建构其社会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这种福音个人主义原则, 使他能够从福音的个人主义精神转换到社会伦理的关键, 就是他对个体性的规定。这使个体性思想在尼布尔的思想里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的任务就是: 分析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的内容, 并揭示它的意义。

—

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是他为福音个人主义进行辩护的结果。他之所以要为福音个人主义辩护, 根本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教派的原因。尼布尔属于路德教的一个福音主义色彩相当浓厚的教派——北美德意志福音总会。该教派是一个移民教会, 虽然处在美国, 但却长期保持德意志的特色——讲德语、用德语布道、办德语报纸刊物, 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兴趣不大, 经常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攻击, 特别是质疑它对美国的忠诚, 这种质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宣布与德国交战时达到顶峰。面对这种质疑, 一方面, 该教派非常积极地动员本教派的信徒参军, 组织支持战争的委员会(尼布尔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以积极的助战活动证明自己在美国的忠诚; 另一方面, 该教派中以尼布尔为代表的一些出生在美国的年轻德意志人虽然在情感上支持这场战争, 但在神学上却根据福音主义原则质疑这场战争, 质疑当时普遍流行的爱国主义, 认为爱国主义使具体的国家凌驾于上帝的国度之上, 这是违背福音精神的。

第二个原因是文化的原因。现代文化无情地摧残个体性, 典型地体现在一战之后法西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兴起, 而基督宗教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里一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 当时的知识界

有一股强大的思潮或倾向,认为法西斯这种怪胎是权威主义的、不承认个体性的基督教——天主教和路德教被认为是两个极端——结出的最大的恶果。面对这种指责,尼布尔坚决地为基督宗教辩护。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和资助之下,他以“巡回布道”的方式在美国各个大学进行演讲^[4](第4页),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宣讲这样一个主题:“个体性的事实和观念是基督宗教的产物”^[5](第55页),现代文化无情摧毁个体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是基督宗教的文明,而是因为它们偏离了基督宗教的真正精神。

二

如果对什么是个体性不加以明确的规定,就不可能理解何为保存个体性、何为摧毁个体性。所以,要证明“个体性的事实和观念是基督宗教的产物”,首先就必须对个体性加以明确规定。尼布尔对个体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在他的著作里是十分少见的。

尼布尔说,“个体性是独一无二性和独立性的统一。”^[5](第55页)这是尼布尔对个体性的明确规定。从这一规定出发,尼布尔阐述了个体性的四个特征。第一,个体性的根本特征是“独一性”、“不可再性质”,而不是“独立性”。真正的个体是“独特的、不可再现的统一体”,是超越自己所属的“种”或“类”的^[5](第55页)。因为“动物生活里真正独特的东西是物种而不是个体。个别的动物只是通过无尽的重复来表现其物种的特殊生存策略”^[5](第55页)。所以,在动物生活里没有个体。只有在人的生活里才有个体。第二,个体性的基础是自我认识。自我认识,意味着“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客体”,它“包括着对作为‘他者’的世界的意识”。尼布尔说,人的生活特征就在于“人不仅自身有一个中心,而且在自身之外还有一个中心”^[5](第55页)。人的本能或理性都不能使人具有自我意识;本能只能使人认识到自身之内的中心,而理性只是一个奴仆,它不可能独立发挥作用,不可能使人具有“他者”意识。能够使人具有“他者”意识的,只有精神。因为他者意识是在追求终极意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促使个人追求终极意义的,既不是本能,也不是理性,而是精神。第三,个体性就是生存的悖谬性。因为“人的个体性是精神和自然的共同产物”^[5](第56页),所以,个体性表现着精神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个体生存的悖谬性。在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这种悖谬性典型地体现为个人在自然面前的既伟大又渺小的悖谬: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能自由地拒绝一个环境、接受另一个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被造性所加的限制,在自然界里,许多无情的力量是人不可抗拒的”^[5](第55-56页)。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上,这种悖谬性集中地体现为个人既排斥他人又依赖他人的悖谬:一方面,由个人的生存意志转化而成的权力意志要征服甚至毁灭他人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对生存资源的占有;另一方面,由个人的生存意志转化而成的自我实现的意志最终发现,如果不把自己融入他人之中与他人结成共同体,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自我实现。第四,人的个体性是发展的。个体性在精神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推动下形成和发展。从历史上看,“个体的人是逐渐地从原始社会的群体意识里冒出来的”,人的自由也是从“原始人不成熟的自由”发展而来的^[5](第56页)。从个人的成长看,个体性在个人追求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发展,个体性的发展程度与他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正相关。

三

尼布尔从其对个体性的规定出发,对现代文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尼布尔从根源上追溯现代文化摧毁个体性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文化摧毁个体性,其根源是它从而出的文艺复兴沿袭中世纪的神秘主义那里借用的“人的精神具有无限潜能”和从古希腊文化那里借来的“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两种思想。尼布尔认为,文艺复兴强调“自律的个体”,这是“文艺复兴借用一个只能从基督教里成长出来的观念,移植到古典理性主义的土壤里”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思想”^[5](第61页)。尼布尔认为,这注定从文艺复兴而出的现代文化必然会最终摧毁个体性的,因为在神秘主

义那里,人的精神虽然具有神性的潜能,但个人在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之中消失在“无差别的绝对之中”,所以,它“不会造成真正的个体,而只会最终摧毁个体”^[5](第62页)。文艺复兴强调人具有无限的潜能,但它对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强调却在割断与基督宗教思想的联系。“在对上帝的沉思里,上帝虽然还是每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最后完成,但却不再审判这些个体所犯的罪。”^[5](第62页)当文艺复兴把“人具有无限的潜能”这一思想置放在“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一基础上时,也就产生了“自律的个体”这一观念。这一观念把理性当作个体性的基础,既在贬低人(把精神贬低为理性),也在抬高人(否认本能在个体性中的地位),所以,文艺复兴的“自律的个体”这一思想不仅不能保存个体性,反而只会摧毁个体性。

尼布尔认为,现代文化里的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对文艺复兴里三个不同方向的发展。从霍布斯开始,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里就一直存在着否定“能够超越社会过程作重要决定的个体人”的倾向。在霍布斯的思想里,社会契约完全是个人从其纯粹的生存冲动出发决定的,“不存在一个超越这些冲动、评价那些同等有效的权利要求的理性存在物”,因而“根本没有人的个体性的地位”^[5](第70-71页)。霍布斯之后的社会契约论,基本上都承袭了这一点。洛克“从他的人格同一性思想出发,把内含于意识之中的自我超越的因素明确地删除了”^[5](第71页),休谟否认“自我意识的任何可能性”^[5](第72页)。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霍布斯立场的详细解释犯了霍布斯的错误,“动力”心理学作为对洛克的立场的解释犯了洛克的错误,联想心理学作为对休谟的立场的解释犯了休谟的错误。总之,自然主义“试图把人的精神的整个方面都归结为一种无差别的‘意识流’,否认个体的自我意识,根本不承认人的个体性。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归结为心智,使人的自我的独一无二性丧失在心智的抽象普遍性(另外一种绝对永恒)里。一方面把人的精神贬低为心智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既比理性高,也比理性低,……因为思想存在于肉体之中’这一事实而‘把罪当作动物本性的残留’”^[5](第75页),否认精神的有限性,同时在两个方面摧毁人的个体性,使个体被消解在普遍的心灵里。对于浪漫主义,尼布尔认为“与唯心主义哲学相比,浪漫主义更接近于基督教信仰,因而也是对基督教信仰更坏的败坏”。他指出,“浪漫主义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更彻底地抬高了个体”;但恰恰因为它更彻底地抬高了个体,“它丧失个体,比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都要更快更彻底。”^[5](第83页)因为“在浪漫主义的宗教里,生活的独特性与任意性没有发现自己的局限性而且不能在充满意义的永恒世界里完满,只是根据无限的虚妄表现自己”^[5](第86页),这就导致相对主义,并以无政府主义结束(如拉瓦特尔、施莱尔马赫、尼采)。为了扼制这种趋势,它就崇拜抽象的“公意”、具体的种族和民族,结果悲剧性地导致彻底否认个人具有个体性的思想。“卢梭很快就使个体的意志从属于那个被神秘地构想出来的公共意志”,施莱尔马赫在耶拿战役后立刻修正他对个体性的看法,写信给友人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德意志自由和德意志情感失掉了,个体人不可能仅依靠自己就存活于世,不可能拯救他自己;但现在它正受到威胁”,后来他又解释道,“他所说的‘个体’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集体性的个体,如种族、国家和家族。”^[5](第87页)浪漫主义很快就在国家这一历史现实上与唯心主义同流合污,这集中体现在费希特的思想里。

尼布尔认为,现代生活的社会历史已经进到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个体遭受工业时代的集体主义的机械僵化之控制。但是,现代文化却没有给他提供矫正或反抗这种倾向的资源。因为现代文化总是沦落到用集体性的个体来取代真正的个人,因而成为集体主义的帮凶,个人成为不幸而无力的牺牲品。因此,在现代文化的指导之下,个人对这种集体主义的反抗却使他遭受原始的种族主义和帝国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更令人悲伤的专制之中。尼布尔认为,要扭转这种形势,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现代文化重新与基督宗教思想联系起来,实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综合。

四

尼布尔一再强调“个体性的观念和事实是基督宗教的产物”,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宗教才能在理论

上论证人的个体性、在实践上保护人的个体性。

首先,自我意识是独立的个体性的基础。只有健全的自我意识才能造就真正的个体性。在尼布尔看来,健全的自我意识首先是把自己当作认识的对象,其次是包含对他者的意识。现代文化能够满足第一个方面,但不能满足第二个方面。因为对他者的意识,不仅包括对自然的认识,而且包括对他人、对作为绝对的他者的上帝的意识。对绝对他者的意识,要求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被造性。而且,对绝对他者的意识,必然使个体感受到自己的有限,使人体验到自己的软弱,同时体验到出自自己本性的正义感和爱。所以,健全的自我意识必然包含着对个人的有限、罪、罪责、原初正义的意识。尼布尔认为,个人要具有这些意识,只有皈依基督宗教、才有可能。

第二,基督宗教的“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假设,是正确地论证和维护人的个体性的唯一合理的基础。尼布尔认为,只有具有上帝形象的被造物才有可能具有对作为绝对他者的造物主的意识。有了对绝对他者的意识,个人才能正确地把人与其他的存在物区分开,使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区分开,使自己超越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和“类”,真正成为独立的、不可再现的统一体。

第三,只有具有属于本性的、不可剥夺的自由的存在物才是真正独立的存在物,是具有个体性的存在物。但是,只有基督教的“人是上帝依照自己的本性创造的”这一假设,才能给人提供属于人的本性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奥古斯丁认为,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是自由。尼布尔接受这一点。但是,尼布尔认为,有人依此认为人在堕落中会失去自由,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自由既属于人的本质结构,那么,即使堕落,也不可能使人失去它。“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改变人的本质和结构,正如眼睛的失明不能把眼睛从人的身体里排斥出去一样,甚至完全失去一只眼睛也不可能改变人的身体需要两只眼睛的事实。”^[5]

(第 269 页)尼布尔承认“人的自由使人可能做出与人的本质相反、并且反抗人的本质的要求的行为”,但是,他认为使人堕落的是人所具有的自由,自由并不因为人堕落就失去,至少人在堕落之后依然还会犯罪,就已经说明了堕落之后的人依然还有自由。在这一点上,尼布尔与奥古斯丁的思想还没有发生分歧。尼布尔与奥古斯丁的自由观点发生分歧的地方在于,奥古斯丁认为人在堕落后只有为恶的自由而没有为善的自由,这却是尼布尔不赞成的。首先,尼布尔认为,恶是善的败坏,承认堕落之后的人有为恶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承认堕落之后的人有为善的自由。第二,尼布尔认为,在人的得救方面,基督教所说的“人无力自救”,意识是说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拯救自己,并不是说人的得救完全不需要人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人自己的努力不重要。但是,若说人在堕落之后没有为善的自由,人的得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这种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在得救方面的主动性;而否定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个体性。尼布尔认为,从理论上讲,中世纪的天主教之所以没有能够使包含在基督教之中的个体性观念成为事实,一方面上,是因为它认为个人不可能直面上帝,在个人与上帝之间设立了中介,另一方面就是它认为堕落的人只有在自然法的范围之内为善的自由,超出自然法的范围就没有为善的自由。在这方面,新教的贡献就在于它承认个人可以直面上帝,撤销了天主教所设立的那个中介,突出了个人在自己的得救的方面的主动性;但是,新教不仅没有承认人的自然法范围之外的为善能力,甚至在否定那道中介的同时,一起否定了个人在自然法范围内为善的能力,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理论上的“反律法主义”和实践上的社会无序,虽然高扬人的个体性但却把它置于虚无之上,因而在实际上也在摧毁人的个体性。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虽然假定人是自由的,但却以保护自由为名无情地剥夺或限制人的自由,结果使人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仅仅具有独一无二性的“这个”或“那个”。这与新教的路数如出一辙。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尼布尔不用“因信称义”来作为新教高扬人的个体性的标志,而用“信者皆可作祭司”来作用新教高扬个体性的标志。尼布尔认为,“因信称义”固然体现了人的个体性,它把信作为“称义”的唯一要求,信与不信,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充分体现了个人在得救问题上的独立性。但是,倘若不承认这种独立性,“因信称义”中的“信”马上就变成了上帝的特殊恩典,使“信”变成了个人完全被动的接受,这样就势必导致完全否定人的独立性的“预定论”。在一切都已经预定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除了作为事后的证明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另外,“预定论”也从根本上排除了人的责任。所

以, 尼布尔说, “新教里那种高度的个体感在神学上表现在新教的‘信者皆可为祭司’这一原则之中。这一原则强调的不是个体认识真理的能力, 而是个体对上帝所负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以及在个体缺乏信仰时保证神对罪人所施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担当中介的那种仁慈。”^[5] (第60页) 在这里, 一方面, 独立性包含着责任; 另一方面, 独立性包含着“对存在于人的精神自由里的无意义危险的一种强烈意识”, 这种终极关怀构成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焦虑”的基础。尼布尔正通过对责任和终极关怀的强调, 来防止“新教对个体对上帝的直接责任的意识包含并发展着的一种强烈的反律法主义倾向”和“蒙昧主义”倾向最终毁灭个体性。^[5] (第60页) 尼布尔认为, 新教的“反律法主义”的倾向, 使新教“不相信一般的原则”, “只相信上帝的原则”, “没有能力对社会美德和政治正义提供相对的标准和结构并支持它, 因而, 它经常成为现代生活里无序的一个根源”; 新教的“蒙昧主义”使新教不能从现代科学的各个学科里吸收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来发展自己, 面对飞速发展的科学, 要么坚决拒绝(新教正统派), 要么全盘接受(新教自由派)。这两个方面, 使新教始终没有能力在盛行个人主义的世俗社会里为维护和发展人的个体性提供正确的指导。这一切, 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的个体性的存在性根基: “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

最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尼布尔认为, 要真正维护人的个体性, 个人只要在生存的悖谬中走向他者, 通过爱来抚慰焦虑, 通过共同体生活中的制度正义来对抗现实中的罪恶。这是回到基督宗教的真正途径。这种途径, 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尼布尔最后给人提出这条道路, 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五

前面已经说过, 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具有强烈的“护教”色彩, 从根本上讲, 这是在为基督教辩护。这在基督教内外都遭到了不少的反对。蒂利希虽然与尼布尔同属一个教派, 在根本观点上与尼布尔一致; 但是, 他认为尼布尔的论证方法过于简单。首先, 尼布尔“拒绝一切本体论”, 在指出其对手的错误之后, 只是把圣经的说法当作正确的观点摆出, 对自己的观点没有进行足够的论证。第二, 尼布尔用精神代替理性, 作为人自我超越的人性根据, 蒂利希认为尼布尔在这样做时, 实际上只是把理性理解为工具理性, 不承认目的理性, 这对理性的看法过于狭窄^[6] (第33-38页)。马利坦认为, 尼布尔对人在自然法之内的行善能力重视不够, 过于强调自我超越对个人生活的意义。杜威认为, 尼布尔太过于强调人与其他被造物的不同^[7] (第110-111页)。弗洛姆认为, 尼布尔的“只有包括对他者的意识的自我意识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这一看法是错误的, 同时认为只有为自己人才能保护自己的个体性, 反对尼布尔所谓的在为他中实现自己的道德悖论。

但是, 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的意义, 首先就在于它的“护教”性质。不论反对尼布尔的人怎样地评论尼布尔的福音主义, 也不论他们认为尼布尔是否真的是从福音出发来批判现代思想, 他们都承认尼布尔的批评真正抓住了各派现代思想的“软肋”。这就是: 现代思想都以这样一种本体论为基础, 认为个体就是“独一无二的”的“这个”或“那个”, 他们虽然是独立的或“独一无二的”, 但却总是有规律可循的、从根本讲是可以被规定和替代的。尼布尔认为, 现代思想对待个人的这种根本态度, 最终会把现实的个人变成抽象的个人, 从而否定现实的个人。尼布尔认为, 真正的个体是“不可再现的”。“不可再现性”彻底否认对人的个体性的所谓规律性认识, 从根本上维护个体的不可替代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尼布尔认为强调个人直接与上帝交通的新教是基督宗教的个体性思想的顶峰。

其次, 尼布尔在论述自己的个体性思想的过程里, 与现代思想(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思想)展开了深入的对话。这种对话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意义更加重要的是, 尼布尔在对话中既不像基督教正统派和卡尔·巴特那样拒绝接受世俗思想, 也不像新教自由派那样向世俗思想(特别是现代科学)投降, 而是对世俗思想采取批判吸收的开放立场, 呼吁文艺复兴思想和新教思想的综合。这种立场正是奥古斯丁这样的“教父”哲学家对待世俗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对发展基督教的思想, 意义巨大而深远。

第三, 尼布尔在对话过程里经常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 不仅批判天主教, 而且批判新教, 批判自己所属的教派, 甚至自己过去所持的观点。这种彻底批判的精神在基督教的“护教”者中是相当少见的。而且, 基于这种自我批评, 尼布尔还从其他的教派和宗教中吸取了不少的思想, 尤其是被基督宗教主流称为异端的再洗礼派、平等派和掘地派以及被称为异教的犹太教。

第四, 尼布尔的个体性思想对新教的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对个体性的规定, 如对“他者”的强调、对责任的强调, 奠定了新教伦理从个人伦理思考进到社会伦理思考的基石。他本人正是从这些规定出发思考人的历史, 进而以历史观为基础建构起其独特的新教社会伦理思想的。

最后, 尼布尔吸收了马克思关于共同体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本作用的看法, 认为共同体中的制度正义是维护人的个体性的最为根本的措施。这一点, 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思想的影响, 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义, 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Niebuhr, Reinhold.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60.
- [2] Niebuhr, Rinhold. *An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1935.
- [3] Niebuhr, Reinhold. *The Self and Dramas of History*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60.
- [4] Fackre, Gabriel J. *The Promise of Reinhold Niebuhr* [M]. Lanham, Maryl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44.
- [5] Niebuhr, Reinhold.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964, volume 1.
- [6] Tillich, Paul. *Sin and Grace in the Theology of Reinhold Niebuhr*[C]. Harold R. Landon (eds.). *Reinhold Niebuhr: A Prophetic Voice in Our Time*. Greenwich, Connecticut: Seabury Press, 1962.
- [7] Rice, Daniel E. *Reinhold Niebuhr and John Dewey*[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Reinhold Niebuhr' s Concept of Individual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FANG Y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an)

Biography: FANG Yong (1967-), male, Doctor, Lectue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thics and religion.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individualit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system of Reinhold Niebuhr's thought. Reinhold Niebuhr clearly divided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collective morality, and emphasized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er. The underlined thought is his conception of individuality. Niehuhr's conception of individual is the fruit of his defense on Christian evangelical individualism. This defense combined his critics of various modern thought, and provided a base on which he constructs his social Ethics.

Key words: individuality; other; evangelism